

感念与祝福(代序)

按 闻同窗诗文集《昨日 今日》出版 感慨系之 赋诗一首

廖振源

54周年国庆来临
传来《昨日 今日》出版的佳音
这是献给母亲生日的礼品
我心儿跳动
它久久地、久久地
在无限欢欣中沉浸

书中的篇篇华章
如累累秋实一筐筐
蕴含着同一种炽热
散发着阵阵馨香
让我隔海呼喊：
“祝福啊 我的人民共和国！”
“祝福啊 我想念的同窗！”

《昨日 今日》
是一个有生命的
红红的同心结
它吟诵着
人生的沧桑

它叙述着
一代学子的成长
它倾吐着
大爱的衷肠

捧着手稿
心潮激荡
1955年的9月实难忘
42名来自天南地北的
、伙、姑娘
还有调干的大姐和
部队转业的兄长
一起进入了中文系(1)班
一起啜饮着智慧的琼浆

有过狂风
也有过巨浪
划过伤口
当然有过痛创
只是
任什么鬼魅阴影
也难遮严青春的闪光

踏出校门
人人鼓足勇气
在各自的长征路上
干啊，冲啊，闯！
优秀教师、专家、作家

更有一位
将军的金星肩上扛
一人一个长长的故事
故事的结尾是相同的一句：
我们——祖国和母校的桃李
发誓永远芬芳！

无情的海水
将我命运的小舟
抛向遥远的岛国
商海浮沉
失去了自我
在数不清的绝望中
我惟有仰首慨叹：
谁知晓
天边的孤雁
飞翔的艰难？

即令在晴朗的白天
我的魂魄也时常出窍
它几回回飞向故园
黑夜更是乡愁难断
靠着灯下握笔
书写着无尽的依恋

《昨日 今日》问世
我的夙愿得以实现
如同血管里

注入了活力
人生添了灿烂
如同孤雁
找到了它的群落，终于
在‘人’字的队行里
飞过蓝天，飞过蓝天！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



缘 起

——一份特殊的“请帖”

按：2002年9月，母校北师大百年校庆，本班在京工作的同窗联合发出一封信。因有了此信才有了校庆时咱班同学的聚会。由聚会而有了纪念相册。由相册而才有了这本书

亲爱的老同窗：

提起笔

滚滚浪涛涌心头……

1955、1957、1958、1959

这几个“数字”

对于我们

恐怕永远永远

不会成为

可有可无

因为 那里面

沉淀着我们

太多太多青春的激情

封存着我们

太多太多浪漫的意识流

可也正是这几个“数字”

在我们心上

划破过许许多多伤口

致使我们的胸膛里

埋藏着许许多多悔恨

隐忍着许许多多痛楚

今天 白霜
已落到我们的双鬓
争先恐后
爬上我们面孔的
是深深浅浅的
生命的年轮
万幸
我们浑浊了多年的心
终于澄清
如同一撮明矾
投进了有泥沙的水中

我们的夕阳
未必无限好
可母校的百年华诞
给我们的晚年
刻上了一笔灿烂
来吧 莫迟疑
让我们聚在一起：
一起欢笑
一起流泪
——那都是幸福
纵是瞬间中的瞬间……

高质量的生命
不分老幼

它只属于
理性、感性、智慧的高度结合者
——愿以此与全体同窗共勉！

咱班走得最远的就是廖振源——在菲律宾(经商)他听说今年母校百年校庆，非常想做一件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为他自己，也是为大家。什么事情呢？——制作一本相册。在这本相册里，每个人占一页：上面有一张大学时代的照片，一张现在的。然后联系一个印刷厂，印出后让大家人手一册。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想法！所以希望你们都能找一张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如果你有很多，就选一张自己最满意的。大学毕业后不久的也可以）校庆时请一定带来。那么现在的照片，咱们可以在聚会时以种种形式拍照，当天就能冲洗出来。这样相册的每一页上就可以出现每个人两个时期的留影了。这事情廖振源同学已说了由他来做。他的这个建议，我们在北京的这几个同学都赞成。相信你们也都会支持的。请快快准备照片吧，并盼望着你们的到来。

要给同学们说明的是，这次校庆活动虽然会搞得很隆重（中央电视台早几天已经派了一个 8 人的节目制作组，住到了师大。所做的节目届时会在电视台连续数日播出），但是，由于校友多、学校地方小，我们已经问过校庆办公室，庆祝活动搞两天，学校无法解决吃住问题。但是我们的同学施志高保证能联系到离北师大较近的便宜的部队招待所。吃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学校第一天中午发盒饭，咱们正好来一次聚餐。次日，已经提前联系好在学校的饭馆聚餐，我们在京同学请大家。至于其他时间的用餐，有以前不可想象的方便条件，请大家放心。

还要说明的是，北师大校庆安排在 2002 年 9 月 8 日 希望大家在 9 月 8 日前到京。收到信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和我们联络。实在有困难来不了，也希望把你两个时期

的照片寄给我们，为的是这本纪念册上能有更多同窗的留影。

同窗难得几回聚。这很可能是咱们今生惟一的一次，万望
珍惜！

其他见面时畅谈吧。

合家安好！

在北京的大学同窗：

马志清

童庆炳

施志高

龚肇兰

周正逵

茅子荃

曾 恬

2002. 7. 16于北京师大



远 近 足 迹

永久的同学

童庆炳

世界上有许多关系都是可以改变或摆脱的。就说朋友吧，今天是朋友 明天可能疏远 甚至成为陌路人 成为敌人 关系完全变了。哪怕就是最亲密的夫妻关系 开始如胶似漆 出双入对 夫唱妇随 可是有一天也可能反目成仇 离婚了事。世界上只有少数关系是无法解除的 譬如我这里说的“同学关系”，你怎么解除得了呢 你和他曾经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一起学习过 成了同窗 这同学“关系”就被确定下来，一生一世也不可能改变。且不说那些意气相投的同学日后可能成为你终生的良师益友，就是跟你不怎么合得来的同学，闹过意见的同学，吵过架打过架的同学，仍然是同学，你不可能把他或她从你的“同学名单”中抠掉 因为同学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事实怎能抹 就是你老眼昏花了 你看不清同学的面容了 但只要他一说话 听到了熟悉的声调 你还能认出他是你的同学。是啊 同学就是同学，一旦“同”了“学”就是永久的同学。

1955 年秋天的一个明媚的清晨，我走进了位于北太平庄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被迎新的同学引进了西北楼的一个摆满了架子床的房间 我被分到了中文系 55 级 1 班。从此我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年轻的年轻人成为同窗。我们按照青春的旋律、互助的友情、集体的步伐甚至幼稚的思想来定义“同学”。

最难忘的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开过课程的老师有：刘盼遂教授 谭丕模教授 李长之教授 钟敬文教授 穆木天教授 陆宗达教授 文怀沙教授 王汝弼教授 叶参苓教授 徐世年教授，

启功教授 郭预衡教授 杨敏如教授 徐世荣教授 此外还有邓魁英、匡兴、谭德伶、陈惇、潘桂真等年轻的教师。黄药眠教授当时是系主任，有时也给我们上课。黄药眠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课夹里只有几张卡片和三支粉笔。他用他那略带客家话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或边写边讲，思路之清晰与流畅，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只记得他那时参加了国内如火如荼般的美学大讨论，他所讲的多半是美学问题。1957年6月3日他给我们讲了《不得不说的话》，意思是他的理论还没有完全结构好，但时间不等人，如再不讲的话，他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从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出发，提出了精彩的“美是评价”的新论点。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6月8日也就在他的最后一课五天之后，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就开始了，批判的就是我们的老师黄药眠。我们那时是二年级学生，对于世事还无法洞明，也无权参加批判会。我们只是听说黄药眠先生主张民主办校和教授治校，主张教育事业要由内行来领导。我们怎能料到这些建议会给他带来二十二年的人生灾难呢？刘盼遂先生，又矮又瘦，他站在讲台旁，被讲台遮住了大半个身子。他操着一口河南腔给我们讲《史记》。有一次他讲《廉颇蔺相如列传》光是讲一个“蔺”字就左考证右引申讲了满满一节课讲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我是一位从福建山区来的学生，无论如何听不太懂刘先生的河南味太浓的口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别的同学则听得津津有味，不断摇头晃脑，连声称赞有学问。以后，每逢刘先生上课，我就特别重视课前预习，把刘先生要讲的内容，弄得熟而又熟，这样刘先生再上课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他的口形，并把我的理解“投射”上去。我发现我能听懂刘先生的课了。李长之教授是学哲学出身的。他上课有教材，那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他的课虽然不是很生动，但给了我们扎实的和丰富的思想启迪。他似乎有鼻炎，在讲课中不时要举起他穿的蓝色

长褂的袖子去擦。他老穿那件衣服，下一次还是这样擦、擦、擦，擦得久了，他的蓝色袖子发出白色的亮光。我们就在那白色的亮光的晃动中，继续听他的课。王汝弼教授给我们讲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他把每一个字都注释得特别清楚，据说他的那种注释的功夫，没有三十年的努力，是不能达到的。有趣的是他每次上课总是戴着一个口罩，说话的时候就把手罩往下拉，让嘴露出来，那口罩就罩在下巴上面，样子很滑稽，时常成为大家的笑谈。徐世年先生给我们讲宋词，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他似乎是淮阳一带人，他用带着软软的吴语的普通话，细细地委婉地讲来，神情跟着词的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一边演奏着，一边品尝着自己琴弦发出的乐音之滋味，他沉醉了，我们也跟着沉醉了。记得当他讲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句子的时侯，我们也跟着他进入了那情景中，为那游子和他心爱的女子的别离感到无限的感伤。这可能是我们大学时代最具有诗意的时刻。杨敏如先生给我们讲苏联文学，讲《青年近卫军》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的人物分析人情入理，她的感情传达令人振奋。我们跟着她一起笑一起哭。我们至今仍背得出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至今还记得“近卫军”中的女英雄柳芭遭到敌人的处决时，德国法西斯让她转过身去，但是她硬是面对着敌人的枪口饮弹而逝。还有奥列格的妈妈那一双手，在杨先生的讲授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也是至今难忘。并不是每一位老师都用同一种风格讲课，钟敬文先生的课完全是按照稿子念的，连每一个标点也念出来。例如他这样讲：“民间文学属于下层的文化，逗号，五四运动，加引号，就是在吸收下层文化的养分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句号”。我们把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录在笔记本上。他讲课的那种认真和严谨，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也让我们难忘，它是另一道风景线。

是啊，作为同学，我们有自己崇拜的老师，我们拥有同一个老师群！

同学的情谊是无价之宝。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北京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得多，常常是大雪纷飞伴随着吼叫的狂风。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最低温度是零下 20 度。我们这些从未见过雪花的从南国来的同学，太惊奇于雪花的美丽，可也太难忍北方的严寒。这不，从千湖之省湖北来的女同学梅翠娥（梅韵）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就得了急性关节炎，连续几天发烧，虽经治疗，双腿还是痛得要死，下不了地，走不了路了。平时爱说爱笑的她，不得不面临是退学回家呢，还是想办法坚持读下去的困难“局面”。她家里贫穷，她是她那个县第一位女大学生，他们是县和他们家的希望、骄傲和珠穆朗玛峰，她如何甘心放弃这学习的机会呢？其实着急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全班同学。记得那时候，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知道梅翠娥的痛苦，也着急得不得了。团支部连续召开了几次“支委会”，以罗植楠为首的班干部也连续开了几次“班委会”研究如何帮助梅翠娥。于是，一切可能的方案都提出来并一一分析过，最后决定由班里的男生轮流背她到教室上课，并背她转移教室，进食堂，回宿舍。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眼泪从她美丽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可年轻的脸上却绽开了灿烂的笑容。究竟由哪几个男生背她呢？这要看身材的高矮、身体的壮实和力气的大小。尽管被挑选出来的男生排好了队，还是有男生违反约定，不按事先排好的秩序，在上课前先把梅背走了。特别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刘怀玺，他身高体壮力强，总是特别积极，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背的次数特别多。罗植楠则可能是背到最后的一位。你想想看吧，当一个男生把梅从宿舍楼背下来，旁边还有护佑的人，等着接力的男生，帮梅拿书包的女生，他们踏着白雪，顶着大风，艰难跋涉着，一步一步前进，这是什么队伍？好不雄壮啊！尽管这样，梅翠娥还是感到长此以

往不是一个办法，心中十分不安。于是女同学就分别给她写小纸条，条子上写着各种各样的鼓励和安慰的话，这也算是一种精神治疗吧。在同学的帮助和鼓励下，她终于战胜了病魔，重新站立起来，完成了学业，走出了北师大校园，闯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世界。如今她是河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一位感情充沛的女诗人。每当她回忆这桩往事，她的眼睛就不免湿润，那当然是她生命过程中一段充满诗意的经历。对于梅翠娥，同学们只是出心出力，但对于唐家彬则是要大家既出心又出钱。唐家彬也是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大哥。他的父亲在农村合作社工作，全家都要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1958年春天，我觉得唐家彬时时愁眉不展，就随便跟他聊聊。真没想到他们家出了大难，父亲病倒了，高烧不退，还吐血，工作完全放弃了，工资没有了，全家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同学们知道了，哪能不管。于是同学们开始捐钱。其实我们都是师范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困难才考师范大学的，哪里有什么钱呢？不，钱，同学们还是有。我们的口袋里有买牙膏的钱，买肥皂的钱。牙膏可以不买，肥皂也可以不买。你一角，他一元，我们凑了37元4角钱，送到唐的手里，居然解决了他们家的燃眉之急。捐钱最多的是那些调干生。他们的慷慨是友情的见证。友情的故事何止这两个。在我的新洗的棉被上，有你的针线；在你的笔记本上，有我的红笔的勾画。在我的欢乐里，有你的笑声。在你的痛苦里，有我的眼泪。我是蓝天，你就是白云。我是白云，你就是蓝天。我是红花，你就是绿叶。我是绿叶，你就是红花。

是啊，作为同学，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我们拥有共同的友情的海洋。

难忘我们在一起欢乐的时光。那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今天”怎么样？苏联电影《幸福生活》，我们不知看过多少遍。我们的耳边常常响着库班

河两岸的田野上隆隆作响的拖拉机声。于是我们最爱唱：“库班河上风光好……”我们的一切快乐几乎都是“苏式”的。我们唱的苏联歌曲太多了从“青年近卫军”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喀秋莎”到“列宁山”从“一条小路”到“纺织姑娘”虽然那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但有时也会有莫名其妙的伤感，却是淡淡的。这种集体的歌唱时常是一首接一首，常常能忘了时光的流逝。我们也学跳苏联人的友谊舞，多数人根本不会，就是被“舞蹈家”王云诗教了还是不会，但这没有减少我们学的热情。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物理楼的楼道里，每人抱着一把椅子在学习三步舞或四步舞，没有音乐伴奏没关系，我们就自唱自跳，那兴致之高，不是随便能被败坏的。我至今仍记住罗植楠认真地抱着椅子在楼道里转悠的样子，也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学会了三步或四步。朗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歌成为一种时尚。《向左进行曲》是大家当时都喜欢的。因为其中有“向左 向左 向左”这样有力的句子。而我则更喜欢马雅科夫斯基的《青年近卫军》：

地球要做的事——
 是旋转。
江河要做的事——
 是长流。
青年近卫军要做的
 事情是
奔跑，
 向前，
 跃进。
迈小步子的生活
 对我们说已经陈旧。
要在鲜红的旗帜下

奔跑。
千百万的共青团员
 像无数的攻城槌。
勇猛前进，
 但是这还不够。
要成群结队地
 去摸架子上的图书，
把它们读得烂熟。
我们播种
 思想，
我们会有收获。
前进吧！
 但这还不够。

.....

诗还没有完 后面还有几个“但这还不够”。我喜欢这种不断进取的思想，我也喜欢这种楼梯式的诗行。此外还有高尔基的散文《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多么有力的结尾。在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中，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参加国庆节游行，在成千上万的大游行队伍中，我们一个班的同学手挽着手，欢呼、跳跃、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目不转睛地看着毛泽东向我们招手。有的同学兴奋过了头，在走过天安门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鞋子被人踩掉了，看着自己的光脚，感到尴尬，可还是笑。

是啊 作为同学 我们感觉那么一致 我们拥有共同的欢乐的激流。

50年代是“运动”最为频繁的时代。批判“胡风”运动 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 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

当然也有 1956 年的“向科学进军”运动，掀起了读书学习的热潮。毫无疑问 我们参加了。例如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 学校任命我为耐火砖厂长。并不是学校有一个现成的耐火砖厂，请我去当厂长。没有，完全没有。学校只给我拨了十五个人，三十元启动费，和一块空地。要求我在一个月内率领同学们白手起家，在这块空地上建立起一座耐火砖厂，为正在掀起的“大炼钢铁提供高质量的耐火砖。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连耐火砖是什么样的也没有见过，我竟然敢接受学校交给我的这个任命 这岂不是干傻事和蠢事吗 是的 是干傻事和蠢事 是历史的错误分给我的傻事和蠢事。但我和我的同学硬是克服了千难万险，如期建立起了一个耐火砖窑，并生产出耐火砖。尽管这个厂随着“大炼钢铁”的失败而关闭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们那种对祖国富强的企盼是真实的，不怕流汗的拼命精神是真实的，真诚合作团结一心的精神是真实的，在遇到困难时候那种互相鼓励互相爱护的精神是真实的，谁也不能抹煞真实的东西。“历史”错了 但同学愿望、理想、干劲以及人文关怀并没有错。历史错了 友谊常存。历史错了 人文美丽。历史错了 我们青春所燃烧起来的火光没有错，我们甚至怀恋那奋战的日日夜夜 就像作家史铁生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 怀恋那错误的却又是温馨的日子。

是啊，作为同学，我们共同燃放青春的焰火！

四十七年后母校百年华诞，同学们在母校重新聚首。我们都老了。岁月染白大家的双鬓。这中间，有些同学我见过，几次或多次，但不少同学则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没有见过。用杜甫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来形容已经不够。我们约定在一间小会议室相聚。每进来一位，大家就高度紧张，一齐愣住了。这满头白发的“陌生”老头会是谁呢 你看 我看 他看 看不出来。突然，有人惊呼起来：沈长星。于是大家想办法把那位老